

新中國文學家選

張雨蒼選註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2
856-27

2856.27/8064(0)/張雨蒼選註

中學國文補充讀本

第一集

曾國藩家書選

張雨蒼選註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三版

(88646)

中學國文補充
讀本第一集
曾國藩家書選一冊

定價 國幣貳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選註者 張 雨 蒼

發行人 朱 經 農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印刷書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地

(本書校對者余大猷)

導言

曾國藩，字伯涵，號滌生，湖南湘鄉人。他死後，清廷贈給他的諡號文正。他的曾祖竟希，祖玉屏，父麟書，三代都是以農爲業的。他生於嘉慶十六年（一八一—）十月十一日，死於同治十一年（一八七二）二月初四日，享年六十二歲。他在道光十八年（一八三八）就中了進士，做了十多年的京官，從翰林院檢討，升到吏部左侍郎，中間除放了兩次的考官，到過四川和江西做主考外，這十年的生活，都消磨在北京城裏。

他從咸豐二年（一八五二）做江西正考官，丁母憂，回湘鄉原籍。恰值太平軍起，進攻湖南，圍長沙不克，移兵破武昌，連陷沿江郡縣，江南大震。那時咸豐帝就叫他會同湖南巡撫，辦理本省團練。他的生活，也就從此改變了。後來進駐衡州，造戰艦，練水軍，勸捐助餉，四年正月，督師東下，和太平軍在岳州開始接戰，吃了一次敗仗，又在靖港交鋒，接着又是大敗，結果他跳水要圖自盡，幸虧他的幕僚長沙章華把他救起。可是他經過了這接二連三的挫敗，他的意志愈堅強了，他的部屬楊岳斌、彭

玉麟、搭齊布等，個個都給他出死力，以次收復湘潭、岳州、武昌、漢陽諸重鎮。他的功業基礎，也就從此確立了。從這年起，直到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）十年之間，他總是度着軍中生活，奔走於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蘇四省境內，天天調兵遣將，不遑寧居，結果把太平天國的首都——金陵攻破了。他這時，早已做到兩江總督，他的部屬，都布滿了重要位置，他不但不自驕矜，反而愈加謙抑了。後來他又奉命到山東，剿辦捻匪，都由他的部屬劉松山、劉銘傳、李鴻章等，次第削平。他拜了體仁閣大學士，仍留兩江總督之任，又補武英殿大學士，調任直隸總督。末了他仍死於兩江總督任內，臨死的時候，他還是努力辦公。這種毅然以天下自任，至死不懈的精神，真是值得我們佩服崇拜的啊！

他的生平事蹟，我們不暇備述。他的偉大事業，所以能夠成就的原因，說起來到很平淡無奇。據說他平生「守之甚嚴，而持之有恆者」，只有這麼兩句話：一句是「不誑語」，一句是「不晏起」。這是多麼平凡的兩句話，卻是我們要履行到死，始終如一，也就不很容易呢？人家說他「不善將兵而善將將」，他在做京官的時候，便已留心人物。他一方面刻苦自勵，一方面網羅人才，他的感化力，真是叫人「不可思議」！據說他在軍營裏面，所有一材一藝的人物，沒有不並蓄兼容的。他每天沒有天亮的時候，便已起身，到了黎明，就傳令所有的幕僚，一起來和他同進早餐。彷彿這是每個幕僚，

天天應盡的義務。他利用這個時間，和一般僚屬們，上下古今，無所不談，這一頓早餐，足足要喫一兩小時之久，這是多麼奇怪的一回事！在這七八十年來，中國的人才，無論在事功、學問、文章方面，差不多沒有不受他這一頓早餐的影響的。他幕府裏的人物，整個的支配了咸同以後幾十年的政治界和學術界。這種感化的力量，是何等的偉大啊！

在他所做的原才裏面，開首就是這麼說：「風俗之厚薄奚自乎？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！」這裏所說的「一二人」，也就是所謂「以天下自任」的人。這一兩個人，只要他自己真個是有堅忍不拔的精神，好學不倦的意志，高尚廉潔的人格，謙虛誠篤的態度，知人善任的器量，毅然挺身而出，給一般的知識分子，做個好好的榜樣，那裏有不受他感化的道理？中國之大，何患無才，只愁沒有和曾國藩這樣一個人物來做榜樣吧了！

我們知道曾國藩一生的事業，都是從腳踏實地，日積月累，磨練涵養出來的。他並不是一個怎樣超越的天才，更不是一個怎樣神祕不可思議的人物。我們只要拿他來做個榜樣，不斷的死心塌地的苦幹，那怕有怎樣的惡劣環境，我們是終究可以把他戰勝的！總括一句話，無論什麼事業，是要我們腳踏實地去幹的！這個成功的祕訣，就在一個「恆」字，和一個「誠」字。這「恆」字就是不

斷努力的意思，這「誠」字就是不說謊話而已！

講到曾國藩的家書，通行的本子，共是八卷，都是寫給他的祖父、父親、和兄弟們的。有的是談家常瑣事，有的是講做人的道理，有的是論治學的方法。總括一句，他只是教他家裏的人，要立志做個有益於國家社會的人，所說的話，也都是曾經身體力行的老實話而已！

他是一個最喜歡寫信的，尤其是家信。他對於兄弟，也是常常勉勵他們多多寫信，并且要認真從事的。他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，從北京寄給他在家裏的四個老弟的信，就有這樣的一段話：

此後寫信來，諸弟各有專守之業，務須寫明，且須詳問極言，長篇累牘，使我讀其手書，即可知其志向識見。凡專一業之人，必有心得，必有疑義。諸弟有心得，可以教我共賞之；有疑義，可以問我共析之；且書信既詳，則四千里外之兄弟，不啻晤言一室，樂何如乎？

他是要利用寫信來討論學術，和交換知識的。所以他對這件事，看得特別鄭重。他又對他的老弟說：嗣後我寫諸弟信，總用此格紙，弟宜存留，每年裝訂成冊，其中好處，萬不可忽略看過。諸弟寫信寄我，亦須用一色格紙，以便裝訂。

這些，看來都是細微末節，可是他那種做事認真，絲毫不苟的精神，使從這看似無關緊要的小事上充分表現出來。他對於諸弟的信筆偶疏，總是加以嚴重的責備。在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的信上說：

諸弟寫信，總云倉忙……若弟等倉忙，則兄之倉忙，殆過十倍，將終歲無一字寄家矣。

一個人總有幾分怠性，遇事推說倉忙，這就叫做「欺心」，這就叫做「誑語」。家信都懶得寫，那裏能夠養成刻苦勤奮的精神。我們看了他這些誑語諸弟的語言，應該是怎樣的痛自責備纔好啊！

在他的家書裏，差不多句句都是「藥石之言」，處處可以看出他「律己之嚴」，處處可以看出他「待人之厚」，這就是所謂儒者的真精神，也就是我們先聖先賢遺留下來的固有美德。青年們把他的話來做個立身處世的指南針，是不特有益於個人，而且是大可造福於國家社會的。

這個選本，共收他的家信五十八封，還不到全部十分之一。可是對於治學的方法，和做人的道理，大致也差不多了。他對於學問一方面，只是提出一個「專」字，和一個「恆」字。他作京官時，交結了許多益友，增長了不少的見識。他這個「專」字的祕訣，也是從他的朋友吳子序得來的。他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的信上就曾引子序的話：

用功譬若掘井，與其多掘數井皆不及泉，何若老守一井，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？

他既感覺上面的話，切中自己的毛病；於是一方面定出「剛日讀經，柔日讀史之法」，以自督勵；一方面切囑他的弟弟，「總須力圖專業」，「萬不可以兼營並驚」。他的讀書方法是極笨的，一本書從頭到尾，都要用朱筆點過，寫字也是要認真的。在現在的青年看起來，一定會說：一個人那裏有這樣的充分時間去做這種笨事呢？說到這裏，我要再來補充幾句。在他作京官的時候，固然不見得是怎樣的忙；可是他平日都是「事無鉅細，必躬必親」的；在普通的人看起來，那裏還會有從容點書的餘暇？他卻不但在作京官的時候老是這樣辦，就是到了後來，他在兵營裏「軍書旁午」的時候，也還是天天要寫他的字，讀他的書。可見得把一個「忙」字來搪塞自己不用功的罪過，是不中用的人幹的事。一個人太聰明了，往往把他的時間，用在不當用的事物上面去，這是社會上的一樁重大損失啊！他在同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信上，又有這樣一段話：

士人讀書，第一要有志，第二要有識，第三要有恆。有志則斷不甘爲下流。有識則知學問無盡，不敢以一得自足；如河伯之觀海，如井蛙之窺天，皆無識者也。有恆則斷無不成之事。此三者，缺一不可。

他把這個「恆」字，認定是「成功之母。」又在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給他四個老弟的信上說：

欲別立課程，多講規條，使諸弟選而行之，又恐諸弟習見而生厭心；欲默默而不言，又非長兄督責之道。是以往年常示諸弟以課程，近來則只教以有恆二字。所望於諸弟者，但將諸弟每月功課寫明告我，則我心大慰矣。

他一方面督責諸弟，一方面督責自己。他說：

兄往年極無恆，近年略好，而猶未純熟。自七月初一起至今，則無一日間斷。每日臨帖百字，鈔書百字，看書少亦須滿二十葉，多則不論。自七月起至今，已看過王荊公文集百卷，歸震川文集四十卷，詩經大全二十卷，後漢書百卷，皆硃筆加圈批。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，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，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。

像這樣「不激不徐」，天天如是的用功下去，一來可以養成有規則的生活，二來可以鍛鍊不懈怠的精神，並不是叫人讀死書而已！

他教人讀書的方法，除了這個「專」字和「恆」字外，其次就是要「虛心」。他在道光二十

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的信上說：

吾人用功，力除傲氣，力戒自滿，毋爲人所冷笑，乃有進步。

「傲氣」和「自滿」固然是「進德修業」的障礙，但是「一個人」妄自菲薄，也是要不得的。所以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信上說：

君子之立志也，有「民胞物與」之量，有「內聖外王」之業，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，不愧爲天地之完人，故其爲憂也，以不如舜、不如周公爲憂也，以德不修、學不講爲憂也。是故頑民梗化，則憂之，蠻夷猾夏則憂之，小人在位、賢才否塞則憂之，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，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，此君子之所憂也。若夫一身之屈伸，一家之飢飽，世俗之榮辱得失、貴賤毀譽，君子固不暇憂及也。

他在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的信上又說：

人苟能自立志，則聖賢豪傑，何事不可爲？何必借助於人？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我欲爲孔孟，則日夜孜孜，惟孔孟之是學，人誰得而禦我哉！

像這種不凡的抱負，是有得於宋代大儒陸象山先生之學而來的，他教人求學的宗旨和方法，雖千

言萬語，都不外乎上面所述的一套話，只在我們能夠腳踏實地，去不斷的努力而已！

至於他教人做人的道理，一則曰「慎獨」，二則曰「求缺」。所謂「慎獨」的意義，就是「誠意」工夫。他舉倭良峯爲例，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信上說：

倭良峯先生誠意工夫極嚴，每日有日課冊，一日之中，一念之差，一事之失，一言一默，皆筆之於書，書皆楷字，三月則訂一本。自乙未年起，今三十本矣。蓋其慎獨之嚴，雖妄念偶動，必即時克治。而著之於書，故所讀之書，句句皆切身之要藥。

這種「慎獨」的工夫，就是要求「寡過」。也就是要求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」。人們假使自問確實無愧於心，那就無論遇着怎樣險惡的環境，怎樣困難的問題，都可以仗着大無畏的精神，想方法去從容解決。所謂「求缺」的意思，是希望我們對於各種事物，不要做到盡頭。他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的信上說：

兄嘗觀易之道，察盈虛消息之理，而知人不可無缺陷也。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，天有孤虛，地闕東南，未有常全而不缺者……衆人常缺，而一人常全，天道屈伸之故，豈若是不公平乎……故兄但求缺陷，名所居曰求缺齋。

凡事留些餘地，確是做人的大道理，也都是從人生經驗上得來的。總之，在他的家書裏面，句句都是切身的老實話，處處都表現他的誠篤態度和一貫的精神，看似平淡無奇，做去卻受用不盡。

其他關於一切家常瑣屑，把他拓展開來看，都有他的重要意義。最後我要貢獻給讀者們的一句話，是凡要立志做大事業的人，須得先從小事認真做起，而他的「不誑語」、「不晏起」六個字，尤其是救時良藥，值得青年們時刻刻放在心上！

曾國藩家書選

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四月十七日

祖父大人萬福金安。

四月十一日由摺差發第六號家信，十六日摺弁又到。孫男等平安如常，孫婦亦起居維慎，曾孫數日內添喫粥一頓，因母乳日少，飯食難喂，每日兩飯一粥。

今年散館，湖南三人皆留，全單內共留五十二人，僅三人改部屬，三人改知縣，翰林衙門現已多至百四五十人，可謂極盛。琦善已於十四日押解到京，奉上海派親王三人，郡王一人，軍機大臣，大學士，六部尚書會同審訊，現未定案。梅霖生同年因去歲咳嗽未愈，日內頗患咯血。同鄉各京官宅皆如故。澄侯弟三月初四在縣城發信，已經收到。正月二十五信至今未接。蘭姊以何時分娩？男是女？伏望下次示知。

楚善八叔事，不知去冬是何光景？如絕無解厄之處，則二伯祖母將窮迫難堪，竟希公之後人將見笑於鄉里矣！孫國藩去冬已寫信求東陽叔祖兄弟，不知有補益否？此事全求祖父大人作主，如能救焚拯溺，何難噓枯回生？伏念祖父平日積德累仁，救難濟急，孫所知者已難指數，如廖品一之孤，上蓮叔之妻，彭定五之子，福益叔祖之母，及小羅巷樟樹堂各庵，皆代爲籌畫，曲加矜恤；凡他人所束手無策，計無復之者，得祖父善爲調停，旋乾轉坤，無不立即解厄；而況楚善八叔同胞之親，萬難之時乎？孫因念及家事，四千里外杳無消息，不知同堂諸叔目前光景；又念家中此時亦甚艱窘，輒敢冒昧饒舌，伏求祖父大人寬宥無知之罪。楚善叔事，如有設法之處，望詳細寄信來京，茲逢摺使，敬稟一二，即跪叩祖母大人萬福金安。

①琦善，滿洲人。雅片戰爭，代林則徐督粵，悉反所爲，坐奪職，屢黜屢起，官至大學士，卒謫文勒。
②噓枯回生，三國志：「鄭泰謂孔公緒清談高論，噓枯吹生。」言其能榮枯生死也。

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

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自閏三月十四日在郡門拜送父親，嗣後共接家信五封。十五日接四弟在漣濱所發信，係第二號，始知正月信已失矣。

二十二日接父親在廿里鋪發信，四月二十八日已刻接在漢口寄曹穎生家信，中刻又接在汴梁寄信，五月十五接父親到長沙發信，內有四弟信，六弟文章五首；諸悉祖父母大人康強，家中老幼平安，諸弟讀書發奮，並喜父親出京，一路順暢，自京至省僅三十餘日，真極神速。

男於閏月十六發第五號家信，四月十一發六號，十七發七號，不知家中均收到否？

邇際男身體如常，每夜早眠，起亦漸早，惟不耐久思，思多則頭昏，故常冥心於無用，優游涵養，以謹守父親保身之訓。

九弟功課有常，禮記九本已點完，鑑已看至三國，斯文精華詩文各已讀半本，詩略進功，文章未進功，男亦不求速效，觀其領悟，已有心得，大約手不從心耳。甲三於四月下旬能行走，不須扶持，尙未能言，無乳可食，每日一粥兩飯，家婦身體亦好，已有「夢熊」之喜，婢僕皆如故。

今年新進士，龍翰臣得狀元。係前任湘鄉知縣，見田年伯之世兄。同鄉六人得四庶常，兩知縣，覆試單已於閏三月十六付回，茲又付呈殿試朝考全單。同鄉京官如故。鄭莘田給諫服闋來京。梅霖生

病勢沈重，深爲可慮。黎樾喬老前輩處，父親未去辭行，男已道達此意。廣東之事，四月十八得捷音，茲將抄報付回。

男等在京，自知謹慎，堂上各老人不必罣懷。家中事，蘭姊去年生育是男是女？楚善事如何成就？伏望示知。男謹稟。卽請母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○夢熊詩：「惟熊惟熊，男子之祥。」言夢見熊者，豈生男之兆也。○龍翰，臣名啓瑞，翰臣其號也。臨桂人，道光進士，由修撰官至江西布政使，有經德堂文內外集。○庶常，明太祖采周書「庶常吉士」之義，置庶常吉士，永樂中隸翰林院。清設庶常館，三年試其優劣而授職，謂之散館。

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

男國藩跪稟^母父親大人萬福金安。

八月初三日，男發家信第十一號，信甚長，不審已收到否？十四日接家信，內有父親、叔父，並丹閣、叔信各一件，得悉丹閣叔入汴。○且堂上各大人康健，不勝欣幸。

男於八月初六日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，屋甚好，共十八間，每月房租京錢二十千文。○前在棉花